

环游西湖

■潘冬梅

周末的清晨,天蒙蒙亮,大风阵阵亲吻着我的脸颊,阴沉沉的天空还飘着零星雨花。虽然天气转凉了,但是也阻挡不了我们前往惠州环游西湖的脚步。

惠州西湖风景如画,是远近闻名的风景名胜,更是观光休闲的好去处。那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,景区内设有五湖六桥,据说已有1600年的悠久历史。苏轼曾题“惠州山水秀邃”,他的文墨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景仰,西湖因此出名,古人有“大中国西湖三十六,唯惠州足并杭州”的史载。

我们到了西湖从北门直入,漫步中观光,四周山峦环绕着整个西湖,丛林树荫,空气清新,山水浑然一体,不知是山围着水,还是水绕着山。

我们向西湖中央漫步,迎着九曲桥一边散步一边拍照。桥上大风拂过我的耳际,这旋律如歌声般抑扬顿挫,激昂而洪亮,盘旋于空中,时而高,时而低,让我陶醉其中,忘了世界,也忘了自己。

西湖的水清澈见底,绿藻铺在湖面,给西湖点缀了几抹秀丽的色彩。站在桥上,微风徐徐拂面,给人一种安详幸福的感觉。远看湖面,成群的鸟儿自由自在飞翔,摇摆着那轻盈的翅膀,分明是前来欢迎游客的。这为西湖增添了几分魅力。西湖不仅是游客的乐园,更是群鸟的天堂。虽然我们是冬天游湖,但是冬也有它独特的韵味,一点也不比春天逊色。那美不胜收的景色像3D电影映入我的眼帘,让我目不暇接。此时此刻,总想把这里的一切都占为己有,唯有拍照才能长久地满足欲望。

绕过了东坡茶馆便是西湖高塔,这是湖上最具有特色的景点之一,独特的红砖堆砌成楼阁式佛塔,古色古香。我们一圈一圈地随塔而转,随塔而上。尽管转得喘气不息,我们也乐此不疲。我曾在想:谁赐我们一步步向上高攀的勇气和力量?难道山上有仙佛显灵?我不迷信,但是我又不能不生疑。

下了塔,你会发现山岭环绕四周,山脉紧扣相连。右转便是“苏东坡纪念馆”,位于西湖东边的一座小山上,馆内塑有东坡居士像,设有碑廊,收集了不少与苏东坡有关的历史文物。苏东坡,一个流传千年之名,因为大家对他万分倾慕,所以多数行人到此地都驻足饱读他的诗文。读毕,那种满足又充沛的豪情油然激昂奔放。

从“苏东坡纪念馆”出来,我们又返回湖上,突然发现,环环相扣的湖角,景色大体一致,但这并非原来之地。我恍然大悟,我们根本就游览不完整个西湖,唯有站在湖堤畅想春天的花红柳绿、百花争艳、如诗如画的景色。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西湖,把那里的一切记在脑中,镌刻在心里,久久难忘。



云开山里的风采 ■叶炳辉

在挑战的路上奔跑

■侯建明

听说今年马拉松赛即将在家门前开跑,几个爱好运动的老友匆匆报名了,并一再鼓励我齐齐参与。我平时在工作和生活的链条里被扯得晕头转向,极少参与运动。偶尔参加一场球赛都气喘吁吁,体力和耐力不够,难于坚持。面对马拉松长跑的挑战,别说全马四十多公里和半马二十多公里,哪怕是最短距离的“欢乐跑”也有六公里之遥,我的直觉本能地竖起抗拒的屏障。

但是,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,爱在不可能面前勇于尝试跨越。虽然没有长期坚持运动,但也曾随伙伴们一起征服过多座高山,踏平偏远的骑行小道。每次用行动突破心中原本难以逾越的界限时,总有一种胜利的愉悦掺杂着运动后的舒畅,久久地在内心里回旋,整个人从身体到心灵瞬间放松和解脱,一切烦恼让汗水冲刷得一干二净。每念及那一刻的心情,我对挑战马拉松长跑所产生的畏惧,仿佛又在我脑海里摇摇欲坠。我的内心在挣扎。慢慢地,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在我矛盾的思想斗争里逐渐占了上风。于是我鼓起勇气,报了六公里距离的马拉松欢乐跑,目标不是获大奖,而是要跑完。并随即制定训练计划,好好治疗一下自己长年淤积的慵懒。

还有两个月开跑,我一定要战胜自己。我暗下决心。

次日闹钟准时起床开工的时候,我便挣脱那层温柔棉被覆盖在身上的惰性,投入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怀抱。压压腿,伸伸腰,先学博尔特来一个经典姿势,然后朝着自己预定的目标奔跑起来。很久没跑过了,起步很带劲,满身自信化作力量与迎面而来的秋风对抗,好像将路旁片片黄叶纷纷撼落。

可是跑出二三百米,我已经呼吸急促,张大嘴巴还是喘不过气来,两眼有点昏暗。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,再往前跑去,又跑了二三百米又停下。如此反复停了三次,还未跑出小区大门,却一次比一次累。我终于跑不动了,两脚像缠了石头一般沉重,不听使唤。于是双手叉腰,缓缓往回慢慢步行走,此刻我感觉双腿发麻,两眼星光隐约,唇间干涩发白。很久没有试过累成这样的,那一刻我怀疑这副躯壳是否属自己所有,为什么都不听我的意识指挥?好不容易拖着两条倦腿将身子挪回到家门口,圆滚滚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,衣服紧紧粘附着皮肤,全身湿透。

我虽然很累很累,但迈开了第一步,我闻到了花园里那缕缕沁人的芳香,听到了鸟儿在清晨里最悦耳的歌唱。抹掉汗水,逐渐恢复,此刻的感觉就像树上那快乐的鸟儿跳进心里,又像路边那枝最艳的花朵开进心里。

可能因为很久没有运动的缘故,肌肉一下子无法适应,久不运动而突然用力的后遗症很快出现,我渐渐感觉全身上下开始酸痛,腿部尤甚。第二日起床,一种肌肉疼痛的不适感把我牢牢束缚,行动有点身不由己。别说跑,连行走都很困难,尤其是上下楼梯,举步维艰。除了肌肉酸痛,因那双许久没穿过的运动鞋已不太合脚,把脚掌裹挟挤压,十个脚趾也开始用疼痛进行抗议。我让活络油与疼痛苦苦对抗,一边擦着活络油一边怀疑自己:才跑了一天,不足千米距

离就已成这样,想想那马拉松的漫长赛道,一路上赛道两旁还有无数双围观的眼睛,我会不会丢脸呢……瞬间我脑海里又笼罩了一团疑云。

不知道是活络油的作用,还是坚强驱赶了疼痛的缘故,没多久,那种纠缠在我身体上的不适逐渐褪去。看着湖边晨跑的人们,想想已报名的比赛,我双脚又开始兴奋起来。于是又换上运动鞋,向着自己原定的训练计划迈开了脚步……

经历了一次酸痛,修复过的肌肉好像结实了不少,跑起来轻松多了,整个人也没刚开始时脆弱,喘气也没最初时辛苦。这下我可以一口气跑五六百米,停下来休息片刻,又跑五六百米,如此反复几次。这样训练几天,我可以一口气跑一千米了,循序渐进,我跑的距离越来越长,跑得也越来越轻松。原来对参与马拉松长跑比赛那种畏惧,与我奔跑的距离成了反比,我跑得越远,那种畏惧就越少。当我能一口气跑上与之相当的距离时,那畏惧已经被我轻松的脚步甩得老远,剩下的就一身汗水及征服自我后的酣畅淋漓。

我跑出小区,跑向湖边,跑进七星岩,在这幅天然油画里穿行往复,日日如是,让奔跑的轨迹与画中星湖轮廓轻轻重合。秋风轻拂而过,湖堤蜿蜒向前,紫荆婀娜曼舞。七星岩,这都市尘俗喧嚣里的后花园,晨运的乐土,人们爱在这鲜花漫道的湖堤边,将脚步下的风景拉长,将眼中的山水扯近。七星岩的早晨,赐予奔跑者和挑战者一片希望的芬芳。

离马拉松比赛还有一个月,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……

哎呀,这个老黄!

■黄海樱

老黄,是我的父亲,今年92岁。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他,夹带着旧书生的迂腐底色,与这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,引得我和姐姐经常私下吐槽:“哎呀,这个老黄!”

不会上网,不会手机支付,没有微信,老黄与电子产品的隔阂,让他落后时尚的同龄人一大截。但是,他热爱读书看报,栽花种菜,写写文章,文字作品见报获奖。保守固执的老黄,偶尔闪现的高光时刻,把退休生活点缀得有声有色。

所以,每当我们数落老黄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时候,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小林老师的那幅漫画:“父亲的缺点像星星一样多,父亲的优点像太阳一样少。但太阳一出来,星星全部都消失了。”

老黄退休10多年后,在我母亲的影响下,摒弃了“旅行只是浪费钱没啥看”的观念,走出了他沉迷的花园菜地,开始游山玩水,并乐此不疲。每次收到前线发回的老黄照片,旅途中的他开心得像个孩子,我们都为老黄学会了“享受生活”感到高兴。

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一眨眼,老黄就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游历一遍,收获满满。

旅途中的老黄,曾上演了一出“九寨沟历险记”,让我们每每想起,既后怕又捧腹。那是9年前,他与我母亲跟团游四川。进入九寨沟主景区的那天中午,我突然接到母亲电话。

“我的天呐!你爸走丢了!打他手机又不接!”母亲焦急讲述了他们在景点接驳中巴清点人数时,发现老黄不见了。

一想起自己前一年去九寨沟时见识的那汹涌人潮,我已吓得头皮发麻,放下母亲的电话,赶紧拨打老黄手机。连续拨打几次,谢天谢地,耳边终于传来了老黄的声音,夹杂着丝丝的慌乱和不安:“我在中巴车上,不知道去到哪里了!”我连忙叮嘱他向司机询问下一站停车的景点名称,让他下车后老老实实待在候车点,等待母亲与他联系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想起当年在广州念大学时,老黄趁着单位出差省城的机会去学校看我。甚少出门的老黄,那天从黄华路的住地,换乘多路公共汽车,再步行穿过七拐八绕的江南西老城区,找到广东药学院我的宿舍,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这才20年的光景,他却变成了我们预防走失的重点对象。

提起笔杆子的老黄,却是另一番模样。我的好友曾经点评老黄的文章:感情真挚,文笔灵动,栩栩如生,言语之间经常幽一默,极有情趣,跟他木讷的形象很不相称。

不知不觉,老黄退休20多年来写了上百篇文章,身边人、身边事、故土和往事,以及风俗民情都进入其笔下;有随笔、散文,也有诗歌,作品很大一部分登上了《茂名日报》《茂名晚报》的文学副刊。有好几篇文章,还入选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征文比赛。

2019年,在广东省公安厅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办的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活动中,老黄携《让更多人民到特区闯业》(又名《我的边防证情缘》)入列20篇优秀作品,成为茂名公安唯一入选的作品,也是获奖作者中唯一的退休民警。

在这篇2300多字的散文中,老黄叙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他调入化州市公安局签证股,与边防证结缘,一直到1997年退休的工作历程。站在服务窗口一线民警的视角,见证了一纸边防证的变迁和家乡人民溯浪而往特区闯荡的热潮,以及特区改革开放蓬勃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。文章也刻画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,化州公安民警“爱岗敬业、默默耕耘、乐于奉献”的群体形象。

这篇散文,不但为老黄捧回了一尊精美的“省优”水晶奖杯,也获得了当年“纪念茂名建市60周年”的征文奖。

斩获“省优”的前一个10年,老黄的另一篇散文《深圳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》,曾获“深圳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老年征文活动”二等奖,并入编了《春天的故事》文集。

近两三年,日渐年迈的老黄,除了保持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的习惯,仿佛失去了写文章的兴趣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他让我打印稿子的任务了。

前些日子,姐姐把老黄接到深圳,说距离他当年在深圳带外孙女已经过去十几年了,让他故地重游,好好感受深圳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风貌。

在姐姐的陪伴下,老黄凭着一张身份证,坐地铁、乘公交,在这座城市里畅行无阻。先行示范区翻天覆地的变化,让他目不暇接、感慨万千。

深圳之行未过半,我就接到姐姐的信息:“老黄说,他又准备写点东西。”

哎呀,这个老黄!